



已根据本书拍摄成电视连续剧

马青山 / 著

十月腊月

群众出版社

已根据本书拍摄成电视连续剧

十月腊月

马青山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冬腊月/马青山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 4

ISBN 7-5014-2916-2

I. 十…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462 号

十冬腊月

马青山 著

责任编辑:张 晔

封面设计:章 雪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87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2916-2/I.1236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魅力

——《十冬腊月》序

张笑天

我和青山并不熟悉。由于职业关系，一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时间突然看到一部描写农村公安民警的电视连续剧《大山深处的110》，当时觉得眼前一亮，为它的新鲜，为它的独特，为它的真实，更为它的人物。后来听说，作者是吉林省公安厅宣传处的一名负责同志，便又生发了许多感慨，觉得这个同志除了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生活积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备了独特的观察生活能力和对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敬业精神。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这事便就慢慢淡去。

前几日，作协的顺富同志捎给我一本书稿，说是他朋友马青山所著，并有意委我作序。拜读之后，竟

十冬腊月

难于释卷，顿觉有许多读后感要说，拉杂写来，是为序。

可能与在长白山区的生活经历有关，对于那里的人文状况、自然景观一直怀有深深的情愫。而青山的《十冬腊月》向我们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那个藏在长白山腹地的岭下镇以它的静谧、又以它的喧嚣在向人们讲述着大山里的故事、大山里风情、大山里那亘古不变的传统和在新时期阳光普照下流动着的生活，读起来让人亲切、让人忘情、让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感动。

这部长篇写得很粗犷；

这部长篇又写得很精致。

它的粗犷在于它的大气。作者惜墨如金，略加点染，便将东北的十冬腊月、长白山中的岭下镇勾勒得淋漓尽致。关东小镇临近年关的那种热闹，关东小镇那种浓郁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关东风情，长白山那终日难得一见真实面目的白色的太阳以及漫天飞舞的雪花，满山满地乱跑的狂风，由于写得真实无比，掩卷之后竟有丝丝暖意涌上心头。这一切却都是真实使然。

《十冬腊月》不冷，这是青山的回天之力。

这部长篇的精致在于它的细节、它的人物。

山里人看望山里人，没那么多的客套，也没那么多的礼节，家中没人，将肉挂在门框上便就走人。用这种细节去体现山里人的豁达、淳朴要比浪费多少文

字都要传神得多、简约得多。

爷爷脚上套的那双鞋，那永远也不见熄灭的烟火和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的关于大山的故事，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这些细节无时不在传递着关东小镇的山民对生活的态度乃至从自己的角度上对于生活的思考。

青山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简直是个情种，那个从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队长职务上卸任来到基层派出所任所长的杜喜宽，由于他周身流淌着的是山民的血脉，因而他“官”无论做得多大，他依然对山乡最爱，对山民最亲，对丑恶现象最恨。这种爱，这种亲，这种恨，是这位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基层公安战士的最生动体现。他和山民的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以及和陈大辨那明在冰上、暗在火里的恋情写得让人崇敬、让人澎湃、让人愿意走近他，愿意和他交上一回朋友……

还有钟大勇那位年轻的公安民警，他以儿子般的赤诚，忠诚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民，自然也就赢得了那位年轻漂亮，同样有事业心和进取心的农村女青年巧巧的爱情。从他们身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传统得以传承，美好得以延伸……

罗剑，这位女侠一样的实习女警官的身上无时不体现着个性色彩，激扬着生命光辉。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的人物形象。她身上少了干部子女的优越，多了人民警察的使命和平民意识、平民思维，至于她那

操刀杀猪，简直是神来之笔。

李天桥、陈大辫、吴老贵、葛驴子、三丫等一系列人物，个个有血有肉，人人活得有情有意，让人们闭上眼睛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睁开眼睛能见到他们的面容，这作品便为力作。

通过农村、农民反映新时期的新变化，这是一个文学视角，而通过农村基层公安战线上的生活来反映农村、农民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变化更是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更具独特的魅力。马青山站在这个视角上为我们贡献了两部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拓宽了读者的视野的同时也拓宽了作家的创作领域。这是马青山的发现，也是马青山的贡献。

我期待着青山背后的“青山”长青不减。

2003年1月于长春

三级警督杜喜宽，是带着“污点”回到岭下镇的。

杜喜宽于10年前从部队转业，连长的职务转到地方，什么官都抵不上。好在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了县公安局，又凭着人品和能力，一步步熬到了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和同期转业的战友相比，也算说得过去了。

可这两年来，他却连着走背运。

前年，他的妻子罗丽华红杏出墙，他与她离了婚。感情的伤口还没愈合，去年，他领着几个民警办案子，手下人刑讯逼供，他又跟着背了个处分。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三项教育”民主测评中，杜喜宽在全局中层干部中名次靠后。“三项教育”结束后，局党委做出决定，让杜喜宽回家乡岭下镇派出所当所长。接受这个决定，他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因为他的前妻罗丽华还在岭下镇农行工作，回去免不了见面的尴尬。而且这罗丽华是公安局罗局长的叔伯妹妹，罗局长多次向他表达了希望他们复婚的愿望，杜喜宽在这一点上已经铁了心，绝不妥协。可是他又一想，他在家是长子，父亲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弟弟妹妹又都不在母亲身边。老爷爷90岁出头了，

只有母亲一人服侍他，他也真是不放心。返回岭下镇，可以在爷爷和母亲面前尽一尽孝道。想到这些，杜喜宽便答应回岭下镇工作。

岭下镇，坐落在长白山余脉牛心岭的脚下。连绵逶迤的群山环抱中，造物主辟出一片平展展的肥田沃土，据说300多年前这里就经满人的手开垦了。20世纪初，随着山东、河南、河北的大批流民涌入，形成了一个集镇，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近万人口、十几个村屯的中等乡镇了。

听说杜喜宽要回来的消息，岭下派出所仅有的两个民警忙活了起来。所里一老一少，老警察叫李天桥，是前些年政府机关时兴做买卖的时候，从社会上招聘的经理，干了没几年，也没挣多少钱，中央一个令，军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公司就黄了，李天桥经理不当了，可已经入了警，就不想出去，当时岭下派出所正闹人荒，局里就把他派到了岭下镇填了个坑。李天桥家在城里，也没搬，来回跑。年轻民警叫钟大勇，这钟大勇是岭下镇土生土长的孩子，父母都是从河南跑过来的盲流，他3岁那年，他爹在山里打猎，让黑瞎子给吃了，他妈得了精神病，又过了两年，掉进悬崖里摔死了，5岁的大勇便被送进了镇里的敬老院，和一帮孤寡老人呆在一起。大勇乖巧，懂事早，老人们都喜欢他，拿他当亲孙子一样待，有点好吃的都给他留着。镇上的许多人家，也可怜这个从小就没了爹娘的苦命孩子，逢年过节，总有人把他领到家里，给他做点吃的，送点衣服。他上警校前穿的棉袄棉裤，就都是喜宽妈给做的。大勇很争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尖子生，高中毕业，他以镇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哪也不去，小鸟归巢似的回到了岭下镇派出所，当了一名民警。

所长办公室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套旧沙发，显得比较宽敞。李天桥正在指挥钟大勇在屋里拉一个横幅，那是一串挂在细铁丝上的大字块，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新所长”。

40 来岁的李天桥一脸深沉，坐在靠里边的一张办公桌后，边端详着边对大勇说，“高点，再高点，低点，再低点，不，再高点。”

钟大勇不耐烦了，说，“什么破眼睛啊，你来拉我看。”

李天桥敷衍地说，“啊，行了。”

钟大勇将缠在铁丝上的钉子钉到墙上，下来看看说，“这不是低了么？”

李天桥拿烟点着说，“挂一会儿的事儿，差不多那么的吧。其实都多余整这套，杜喜宽家在这儿，又是从这个所干上去的，在县局干了几年没干明白，背个处分又发回来当所长，挺没面子个事儿。蔫不唧地上任就得了。”

钟大勇说，“程主任特意打电话来，叫把气氛搞得热烈点，我寻思挂个这玩意不挺热烈的吗。”

李天桥说，“其实呀，越整越难受。”

钟大勇说，“我看是你有点难受。你这桌子得倒出来啦。”

李天桥听了这话，心里不是滋味。这半年，所长的位子一直空着，因为他年龄大，局里有什么事，就让他招呼一声。他本想着就此能当上所长，老百姓也把“李所长”喊出去了。可是没想到，凭空杀回个杜喜宽，他这代理所长也就当到头了。他看看桌子，心情复杂地拍了一下，起身说，“行，倒。”

杜喜宽家住在岭下镇的东头。四间房，东头两间爷爷住，西头一间母亲住，中间是一间厨房。一个大院子，夏天种了许多蔬菜，冬天便闲置了。

杜喜宽的爷爷已经 90 多岁了，是岭下镇一带有名的老寿

星。老人家辛亥年生于山东日照，40年代逃荒到牛心岭下，投奔乡亲，当年杜喜宽的父亲还是个拖着鼻涕的孩子。他有两个女儿都嫁到山外去了，只有一个儿子、杜喜宽的父亲奉养着他。可是十几年前儿子患胃癌去世，使他遭受了老来丧子的打击。两个女儿都来接他去住，可他却执意不走，只因喜宽妈老实厚道又非常孝顺，几十年的生活，已使老爷子和儿媳建立了父女一样的感情。再者老人在牛心岭下已生活了50多年，故土难离，便和喜宽妈相依为命。老爷子性情耿直，心胸开朗，在牛心岭一带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寿星。除了耳朵背，身子骨很硬朗，还能上山拣树枝呢。这会儿，老人家正在市场上卖瓜子。

杜喜宽的母亲正在猪圈边喂猪。听说儿子返乡，最高兴的还是她这个当妈的。不管儿子在公家任个什么角，只要能在自己身边就好。这些年，她一个人服侍着公爹，也够操劳的，大事小情身边没个主心骨。儿子住下了，她就像在漫长的旅途上找到了客栈，可以歇歇了。还有，她这几年为儿子的婚事也发愁，头一个媳妇离了婚。两年也没有续上，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老人想，回来好，回来在妈的跟前，妈一定帮你找个像样的媳妇，咱们一家三代人欢欢喜喜地过日子。这样想着，喜宽妈心里亮堂了许多，她甚至想到了几年后抱着大孙子的情景，嘴上竟哼起了谁也听不明白的小曲。就在这时，她听见院门响，抬头一看，只见爷爷拎着半袋瓜子，气哼哼地由外面回来了。她忙打招呼，“爹，你咋回来了？”

老爷子不吭声，闷头往屋里走。杜母觉出情形不对，放下手里的活跟进去。

爷爷气呼呼地把手里的瓜子口袋往炕上一扔，坐下呼呼地喘着粗气，鼻子里发出“簌、簌”的声音。这是老人的一个习

惯，每每遇到高兴、悲伤或愤怒的事，便一遍一遍地用鼻孔喷气，鼻翼一张一合，发出“筊、筊”的响声。

杜母跟进来说，“爹，咋啦？”倒了杯热水给他说，“你别生气，先喝口热水。”

爷爷气哼哼地说，“宽子回来了。小兔崽子！”

杜母说，“我也听说了，在哪呢？”

爷爷说，“受处分啦！让人家搁县里撵回来了！”

杜母惊愕地说，“受处分了？不能吧？”她只是听说杜喜宽要回家来，可没听说受处分。

爷爷说，“这镇上一嗡嗡的，说那小子办案子要钱，人家不给就揍，把人打坏了，叫人给告了！你说这个小兔崽子啊，哪回回来我不给他提拉提拉耳朵，怕出这事儿怕出这事儿，倒整出这事儿来了！”

杜母不大相信说，“爹呀，不能吧？宽子不贪财呀？”

爷爷说，“这都图财害命了，还不贪财！小兔崽子，咱们老杜家的脸是叫他给丢光了！这年头，你说还有比贪官污吏更可恨的了？当婊子都比那强！谁家出个小姐，大伙说那钱叫挣得容易，谁家出个贪官，大伙说那都不如个婊子！”

杜母毕竟有点向着儿子，说，“爹呀，这信儿准不准哪，你就发这么大火。”

爷爷说，“有啥不准的？老田头说是派出所李所长说的，杜喜宽发回派出所，今天就到家了！”

杜母说，“爹，老田头说的话二八扣都扣不住。”

爷爷说，“不光老田头，全镇都在说。我在那儿卖瓜子，谁过来谁跟我打听这事儿。小兔崽子，这回回来，我饶不了他！”

杜母也生气了，说，“爹，要真那样，这小子回来，我不

让他进家门儿！”

白雪覆盖下的山峦，连绵起伏。山间公路像一条黑色的飘带蜿蜒在皑皑白雪中。

一辆三菱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县公安局政治处的程主任开车，杜喜宽坐在他身边，沉着脸，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情绪低落，一句话也不说。程主任说，“喜宽，前边就到了吧？喜宽？”

杜喜宽睁开眼睛说，“嗯？啊。”

程主任说，“啧。喜宽，精神点儿。管怎么也是第一天上任，别让人看着蔫头耷脑的。”

杜喜宽冷笑一下，说，“精神？程主任，你让我怎么精神？”

程主任笑着说，“喜宽哪，你这么想可不对。人虽然不是你打的，但你作为领导，吃点锅烙也是正常的。当然，我理解你。人么，都喜欢衣锦还乡，谁愿意背个处分回来？可现在别的地方真没空位。”

杜喜宽说，“哼，说明白话吧，罗局长想叫我跟他叔伯妹子破镜重圆，那是不可能的。”

程主任笑了说，“罗局可能有那层意思，不过他可不是难为你。我知道局里几个领导也通了气儿了，叫你先干着，要是觉着实在那啥吧，将来调配一下。”

杜喜宽说，“调配！我爷爷快 90 了，我妈也 60 多了，一直就拿我当个骄傲。背个处分回来，叫我怎么向他们交待呀！弄到这个份上，我也灰心了。局领导开恩安排我回来尽孝心，我以后就把两位老人孝敬好。别的，我都不想了。”

程主任仍笑着说，“工作也不想了？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杜喜宽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光想有啥用，一镐一镐往下刨呗。”

喇叭声引起了杜喜宽的注意，他向前边望去，在公路中间走着一个人背着行李，剃着号儿头，穿着旧棉袄的人，他人高马大，走路略有点儿瘸，听到汽车喇叭声，不满地回头骂了一句，让到路边。车从他身边驶过去，杜喜宽忽然说了声，“停一下。”

车靠边停下了。

杜喜宽说，“等一下，一个熟人儿。”开门下了车。

葛驴子背着行李在路上走着，下雪天虽然不是很冷，可他光着脑袋，仍不时地换一下拽行李绳的手，捂一下耳朵。在他怀里鼓鼓囊囊地揣着东西，是什么看不到，只是露出一个塑料袋的袋口。见吉普车在他前面停下来，觉得有些意外，一边走一边看着从车里下来的警察，忽然面色一冷，站住不动了，默默地看着杜喜宽。

杜喜宽说，“葛驴子，出来啦？”

葛驴子满是敌意地说，“咋的？”

杜喜宽说，“看看你的释放证儿。”

葛驴子愤怒地想要说什么，又忍下气，从兜里掏出证明来给他。

杜喜宽看着，点头说，“提前释放，好啊。”将证件还给他，说，“咋不坐大客儿？”

葛驴子将证件揣起来说，“犯法么？”

杜喜宽脸冷了一下，强笑笑一扭头说，“上车吧，捎你一段儿。”

葛驴子说，“用不着。”

杜喜宽说，“啧，别驴了，还 20 来里地呢。”

十冬腊月

葛驴子说，“我乐意！杜喜宽，我今天要回家看儿子，不想惹咕你，赶快滚蛋。”

杜喜宽冷下脸看看他说，“不坐我走了啊。”转身走了说，“还是这副驴样儿。”

葛驴子说，“对，我就是驴！杜喜宽，你一枪把我这条腿掐折了，我这辈子记着，咱们后会有期。”

杜喜宽在车前停下说，“好啊，我就在咱们镇派出所当所长，一会儿走到家上我那儿报个到。”拉开车门上车，车开走了。

葛驴子愣愣地看着远去的车，突然从地上抓起一把雪，使劲撇出去说，“所长怎么了？杜喜宽，我不犯在你手里，你所长能把我咋的？”

汽车早已经没影了，雪团远远地落在地上，葛驴子气犹未尽，发疯地踢着地上的雪。

杜喜宽坐在车里，仍在回头向后看着。

程主任说，“谁呀？”

杜喜宽说，“葛驴子。”回过头来说，“啊，一个屯邻儿。”

“好像刚从里边出来。”

“是。判三年，我记着还差半年多。证明我看了，提前释放。”

“嗯，啥案子？”

“在城里打工，他喝点酒和自己妹夫打架，动了菜刀，我出110，他拿把刀要砍咱们的人，腿上挨了我一枪，瞅着好像落点残疾。”杜喜宽笑了一下说，“小子还跟我劲劲儿的呢。”

程主任点点头说，“干咱们这行，爹大妈大没有法大。我在巡警队也办过这种案子，我姨家的孩子，抢劫，现行，7年，还在里边呢。”远远看见了小镇说，“快到了吧？先到家看

一眼呗。”

杜喜宽说，“行，我得跟我爷和我妈报个到，又半年没回来了，怪想他们的。”

杜喜宽家的厨房里。杜母在劈着柴禾。杜喜宽从外面回来了，隔着障子叫道，“妈！”杜母抬头看了一眼，没有吱声。杜喜宽扛个行李，拎个大包，后边的程主任也帮着提一个大包，一看就是把全部家当都拿回来了。杜母脸冷下来，把斧子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进屋了。杜喜宽快步走着说，“妈！”杜母却“咣当”一声关上了门。杜喜宽和程主任对视一眼，程主任颔首示意他进屋。杜喜宽便进了爷爷的屋。

爷爷在炕边上坐着，手里威严地拄着一根拐杖。杜母在地下一把椅上坐着，板着脸。杜喜宽看到这个架势，心里有点发怵，放下行李说，“爷，妈，我回来了。”

爷爷说，“宽子，放假了？”

杜喜宽说，“不是。”

爷爷说，“那你回来干啥呀？”

杜喜宽说，“爷，我调回来了。”

爷爷说，“掉蛋了？因为啥呀？”

杜喜宽说，“受点处分。”

爷爷耳背说，“啥？大点声儿！”

杜喜宽大声地说，“我受处分了！”

爷爷说，“好，你还不撒谎啊你！”说着，他抡起拐杖就劈头盖脸地打起来，边打边说，“我叫你贪，我叫你搂，我叫你打人，你个小兔崽子！”杜喜宽不敢反抗，用手抱着头说，“爷爷，你听我说！”

爷爷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依旧打个不停。杜喜宽

索性蹲在墙角，用手护着头，任爷爷打着。

杜母又有些心疼，又有些气恼，在那边担心地看着，却不拉，说，“该该该该，打死也不多，打死也不多……”可是，却擦起泪来。

程主任从外面进来，拦住爷爷说，“老爷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爷爷一把掀开程主任，又一拐杖狠狠地打下去，拐杖打在墙上，折了，飞出的半截拐杖打在墙上的大镜框上，哗啦一下把镜框上的玻璃打了。这声音让所有人都一愣，屋里的空气似乎凝住了。良久，爷爷将手里的半截拐棍狠狠地一甩说，“丢人哪，小宽子……”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程主任把他扶到炕边坐下了说，“爷呀，你老别生气，听我说。杜喜宽是受个处分，可他本人没干啥坏事儿，是他手下在审案子的时候动手打了犯罪嫌疑人，违反了纪律，他当领导的呢，跟着吃点锅烙。”

杜母说，“是不是他讹人家钱了？”

程主任说，“没有。他们抓着那人是小偷，半夜背个大包，里边都是值钱的东西，看着巡警转身就跑，被抓住了。问他东西从哪儿来的他不交待，有人就动手把小偷打了，一失手，给打坏了，喜宽当时不在场。”

杜母不解地问，“不能吧？别人打人，处分他干啥？”

程主任解释说，“他是巡警队队长么，有领导责任。现在省里执法质量考核，一年比一年严，喜宽这算啥，去年别的县为这还撤了两个局长呢，就因为警察打人！”

杜母说，“那你谁呀？”

程主任说，“我是县公安局的政治部主任，我姓程。大婶，这回你信了吧？”

杜母笑了笑说，“信，信。”对杜喜宽说，“你咋不说呢？”